

# 「台灣的聯合國路—戒嚴黑名單的過去」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間：**2007年4月28日（星期六）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二樓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兼引言人：**彭明敏資政  
**演講人：**陳隆志董事長  
**與談人：**黃昭堂主席、羅福全會長、  
戴正德院長

**主持兼引言人：**彭明敏資政

每個人在生活中難免會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在社會上也不斷看到不少不公義的事，當然在國際上也存在許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只要是瞭解台灣外交事務的人，都會瞭解當今國際關係最不公義的事，就是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事實上，台灣無論從人口數量、經濟能力、對外貿易的數目、社會發展及國民的教育程度等條件，與聯合國將近二百個會員國相比較，台灣至少比聯合國四分之三以上的會員國，更有資格作聯合國的會員國。另外，聯合國的憲章內容或成立目的，就是要讓全世界的國家與人民，有機會在聯合國內發表意見。聯合國憲章所強調的普遍性原則，在憲章內文中寫得很清楚。可是台灣卻不在聯合國之中，這不僅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也違反聯合國憲

章的規定。

陳隆志教授在1967年與H. D. Lasswell教授，合作發表「台灣、中國與聯合國（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一書，這是台灣人第一次以英文針對台灣與聯合國的問題，作系統性介紹與分析的一部學術性的經典大作，也是後續研究相關議題的學者，都必須閱讀的一本專書。剛才蔡同榮主席也有提到，陳教授是台灣人在國際法、人權，以及有關台灣問題的權威學者。

為什麼台灣要進入聯合國，現在變得如此困難？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除了是過去統治台灣的政府錯誤的外交政策所造成，同時也涉及當前國際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因素，加上真多國內外很多外在因素，形成對台灣對外關係無法順利推動的困擾，阻礙台灣對外爭取應有的公平待遇。

第一場將由陳隆志教授就此問題，提出個人的研究、觀察，以及過去的心路歷程，來與大家分享與關心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演講人：**陳隆志董事長

首先多謝彭明敏教授的引言介紹。彭教授是我過去大學三年級教導我們國際法的教授，有彭教授的提拔及栽培，使得個人

日後至美國留學，今天有一些成就，都是彭教授當年教導的結果。今天藉此機會向彭教授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意。

1958年我自台灣大學畢業，隨後擔任預備軍官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先在陸軍官校受訓六個月，隨後再到軍法學校接受特別訓練三個月，就留在軍法學校當教官直到退伍。1960年退伍之後，得到美國西北大學的獎學金就到美國去讀書，後來一切都很順利，相繼取得西北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碩士學位，以及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

記得1964年剛取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時，就有人說既然我已經拿到耶魯的博士學位，憑我過去在台大就學期間，大二拿到普通行政高考的第一名，大三司法官高考是全國性狀元，大四又考上外交官領事官的資歷，回到台灣之後，去做官是順理成章的代誌。不過，我並沒有「學而優則仕」、回台灣被蔣介石政權利用的意願。

當時大多數的美國人或者是國際人士，並不知道台灣的存在，他們只知道台灣是蔣介石所領導的自由中國。但是台灣人真正悲慘的歷史，以及台灣人內心的想法，國際社會全然不知。因此，我身為台灣人的子弟，有必要從學術的立場，將台灣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台灣人悲慘的歷史、以及台灣人真正的願望，明確向國際社會發聲。

應邀留在耶魯法學院當博士後的研究員，我乃與恩師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教授合作撰寫一本「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台灣、中國與聯合國）」。在我寫書的時候，台灣還是威權戒嚴時期，海外國民黨也派特務職業學生調查哪一個留學生參加台灣同鄉會，

做甚麼事、說甚麼話跟政府報告。當時很多台灣朋友並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書，直到1967年這本書即將出版之時，他們才發現我在書中所提出的主張是「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從那個時候起，蔣介石政府由稱讚我是「三考狀元」，改罵我為「漢奸」，也把我也列入黑名單之中。

「台灣、中國與聯合國」這本書主張聯合國應採取「一台一中」的作法，以解決台灣與中國的問題。中國不是問題，台灣才是問題。因為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要解決此一問題，應該是用人民自決的原則，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讓台灣人民來選擇自己的未來。我相信只要台灣人民有選擇的機會，一定會選擇作一個獨立的國家，此獨立的國家應該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這本書的內容不止談到國際法、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還有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等問題，同時亦討論台灣在蔣介石政府威權戒嚴統治之下，將來應如何轉變。台灣一旦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後，在國內外該如何推動建設，對建國的工作包括如何擬定憲法的基本大綱以及如何處理涉外關係等，都有完整探討。

雖然我寫的書出版之後，成為國民黨政府黑名單的一員，但全美各地還是有很多大學邀請我去演講，我記得第一場公開演說，就是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舉行。我以英語對台下大約三、四百位來賓，有台灣人、也有很多國際人士，發表演說。我從台灣的前途開始談起、然後解釋包括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台灣為什麼要加入聯合國等各項議題。後來隨著我在美國各地演講次數不斷增加，講愈多愈有勁，我開始認為不應該只是光談理論，更

重要的就是要去實踐，所以我也加入台灣獨立建國的陣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目前是由黃昭堂擔任主席，這個組織最初是在1970年元月成立，在成立前後約三、四年的時間都由我負責外交的工作，美國與聯合國是最主要的工作對象。

在對聯合國的外交工作，我特別強調「台灣人民自決、一台一中」的理念。我特別準備蔣介石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人民的書面資料與建言，分送給各個國家駐聯合國的大使，不包括蔣介石的代表團，讓國際社會很多人對台灣的遭遇感到同情。

當時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工作，是理論和實際並重，等到1969年至1970年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情勢愈來愈惡劣，1960年以前，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與大會有很強的控制力，蔣介石的政權雖然流亡至台灣，但有美國的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仍可說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1960年之後，陸續有很多新興的國家進入聯合國，他們一再懷疑蔣介石的政權根本沒有統治中國，為何還能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才是統治中國的政府，卻因此無法進入聯合國？這個問題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被提出來討論，在1970年前後，中華民國的外交情勢嚴重惡化，有很多對中華民國友善的國家紛紛提出建議，假使中華民國想要繼續保有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必須趁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進入聯合國之前，接受「二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政策，讓台灣人民來決定自己將來的命運。

在我推動加入聯合國的運動過程中，發

生一件事讓我記憶非常深刻。沙烏地阿拉伯對我所提出的文宣反應相當好，尤其是該國派駐在聯合國的巴魯迪大使。巴魯迪大使深受沙國國王的信賴，與其他國家駐聯合國大使有所不同，他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請示沙國的外交部。當巴魯迪大使收到我們「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的建言書後，認為這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案，於是主動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我們也就變成好朋友，有好幾次巴魯迪大使利用聯合國開議期間，親自帶我到聯合國提供給各國大使、外交部長休息用餐的地方，將我個人以及「一台一中、台灣人民自決」的主張介紹給他們認識。

巴魯迪大使支持「一中一台」的方案，認為應該向聯合國提出，不過因為沙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他認為需先私下去瞭解、影響蔣介石政府對「一中一台」方案的態度，希望蔣介石政府能瞭解聯合國內部的情勢變化很大，必須接受一台一中的方案，才能確保台灣在聯合國的席次。沒想到蔣介石竟然拒絕沙國善意的建議，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等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也是聯合國體系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驅逐蔣介石在聯合國的代表（to expel forth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place …）之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中華民國失去在聯合國的合法性、代表性及正當性。蔣介石沒想到2758號決議通過後，邦交國一個一個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外交部」竟變成「斷交部」，在那種情

形下，蔣介石私底下才在想辦法如何能夠重返聯合國。

在2758號決議文通過後，再去拜託沙國巴魯迪大使，看能否幫忙我們在聯合國再提「一台一中」的方案，不過沙國大使表示，一切為時已晚。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進入聯合國之前，大家還有談判的空間，也就是提出交換條件，以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保住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的身分。但是蔣介石政府依舊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政策，到最後卻變成「賊立漢不立」全盤皆輸的結果。

當時，不只是台灣獨立運動者提出一台一中的主張，其他開明派如葉公超等外省籍的外交官，也建議政府應該參考採取「兩個中國」的政策，才能確保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最後還是不被蔣介石所接受。由蔣介石頑固的外交政策，凸顯其並不以台灣的未來發展、也不為台灣國際發展空間設想。因此，2758號決議文通過之後，台灣竟變成國際孤兒，一直到今日，台灣要加入聯合國還是受到中國打壓，處處碰壁，這都是蔣介石當年造成的惡果。因為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在其掌政之下，完全不會顧及民意的需求，獨攬一切決策大權，大大影響台灣人民未來的幸福。

此外，沙國巴魯迪大使對台灣的友善，也讓我感到欣慰。很多人都說，台灣不可能加入聯合國，因為國際社會僅重視經濟利益、國家利益與權勢，但是與巴魯迪大使接觸的經驗告訴我，其實這個世間還有公義、正義的一面。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雖然很困難，卻是一件對聯合國、對台灣與全世界都有利益的事情，值得大家去努力。我們要選擇做對的事情，如果我們一步一步去推動，相信人類的良心、正義感

會被啟發，願意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其次，我們要探討的是，聯合國2758號決議通過後，在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體下，錯誤的外交政策是可以提出來檢討。當時台灣在獨裁者統治下，有誰敢說真話？儘管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節節敗退，蔣介石依然對台灣內部的威權戒嚴統治未受動搖。我個人認為當時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依舊是被軍事佔領的佔領地，沒有正當性及合法性，而日本在舊金山對日和約放棄台灣的主權後，並未聲明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所以蔣介石對台灣的統治其實只是軍事佔領，根本沒有合法性。

個人在1971年出版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就提到蔣介石統治的六大特色，是集「流亡統治、神話統治、麻騙統治、分化統治、特務統治與剝削統治」的大成。台灣在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之後，海內外台灣人奮鬥的目標，已經由如何加入聯合國改為如何解救台灣被迫害的民主鬥士等人權問題。

#### 與談人：黃昭堂主席

今日的主題是「台灣的聯合國路：戒嚴黑名單的過去」。談到黑名單，有人將我形容成三十四年的黑名單，但我從未接受黑名單的稱呼，因「黑名單」對我而言，禮數不夠周到。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因而個人自許為台灣獨立運動者。我認為台灣獨立運動和國民黨政權之間，存在一種戰爭的狀態，根本沒有黑名單的問題。

1960年代，當時的中國政權漸漸穩定，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又霸佔台灣不放，此時期的台灣有什麼好的出路？——我認為最好的出路，就是居住在台灣的這些人爭取當自己的主

人，並成立一個國家，也就是台灣獨立。

當時我們把居住在台灣的人分為二類：中國人和台灣人，其中中國人佔15%，台灣人佔85%。1960年代台獨主張者的想法是以85%的台灣人當主人，其餘15%的人如果想回中國就回去，不想回去的人，繼續留在台灣的就成為台灣國民，不想成為台灣國民者，就做居住在台灣的中國僑民。這種想法今天看來，有些不太恰當，但還是跟各位報告，讓大家瞭解當時的確有這些情形。

事實上，台獨運動者一方面要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台灣的野心，另一方面則要打倒中華民國的體制，將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法去除掉。想要阻止中國侵略台灣，海外的人就要回到台灣來抵抗，至於要如何打倒蔣政權？當時有提出「台灣民族主義」，此是思想的武裝部分。後來羅福全先生問我，為何不提倡「台灣國民主義」？我認為無論是國民主義或是民族主義，只是翻譯上不同的問題。

至於，如何在海外打倒中華民國體制？因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不合理，佔據一個安理會的席次，對中國人不但公平，對台灣也不好。國民黨政府利用武力統治台灣，它在聯合國安理會又有常任理事的地位，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它在聯合國地位，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早期海外的獨立運動，每年聯合國開會時都有人去抗議，而在日本的台獨運動者就發動街頭示威。當時我所提出的主張是，國民黨政權代表被趕出聯合國，應該改派台灣人去當駐聯合國的代表；事後證明我們的說法，得到美國及日本政府的支持，他們暗中嘗試推動，將安理會的席次給北京，也給台灣一個會員國地位的政治動作。雖然

外界有這些政治動作，但還是無法改變蔣介石的決定，將台灣帶入中國的內戰。台灣跟中國無冤無仇，每年卻要付一大筆錢經營外交關係，全世界目前只剩下台灣不在聯合國之中。可見蔣介石一個人錯誤的外交決策，對台灣人民與代代子孫造成真大的傷害，現在只把他列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其實，蔣介石真有那麼厲害可以壓迫台灣人嗎？其實，要不是有台灣人在做幫凶，我才不相信他能做到。我就親眼看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事情，在我的故鄉台南佳里，國民黨抓人抓得多精準，沒有人提供名單，國民黨哪知道去哪裡抓人。我們今天回顧歷史，不能將所有的罪過都推給外人，其實台灣人的原罪很深，台灣人自己選擇去做幫兇。

#### 與談人：羅福全會長

今天很高興參加「台灣的聯合國路」座談會，剛剛聽到陳教授報告過去四十年大家在海外打拚的過去，又想到當時大家都還很年輕就出國讀書打拚，現在大家的年紀也不小，令我很感憾。陳隆志教授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我們搭同一班的飛機出國，只是他直接飛往美國，而我則先去日本讀書，兩年之後才又到美國讀書。

在1960年代，國民黨也派出真多特務學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監督到美國讀書的台灣留學生，當時如果彼此間沒有信賴關係是不敢隨便交談的，像剛才陳教授所說的，他在寫甚麼書沒人知道，直到兩年之後書出版，才敢讓大家知道，可見當時的氣氛是多麼恐怖。

我是到費城賓州大學讀書，費城可說是台灣獨立運動在美國的一個中心，同時也是美國獨立運動的聖地。美國賓州大學的

創辦人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參與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他曾說過一句話：「到昨天我還是英國人，今天簽署之後我就是美國人」，讓我非常感動，這就是所謂國民國家的觀念。當時很多人在「美國獨立宣言」簽署之後，有人選擇回英國，也有願意留下來當美國人，在我們建立一個國家之前，要讓國民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是美國獨立宣言帶給我的啟示。

在一個禮拜前，民進黨邀請美國前眾議院國際外交委員會主席海德（Henry Hyde）來台灣演講。他說出一句Free Taiwan讓我很感慨。我記得在四十年前，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主政下的台灣，台灣人根本沒有基本自由、同時台灣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國民黨竟然說台灣是「自由中國」（Free China）。因此，我們這些在美國從事獨立運動的人，一再主張「台灣沒有自由，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陳隆志教授寫「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台灣、中國與聯合國）。」這本書，深化我們所主張的理論，同時真正表達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強調台灣人自己要有選擇的權利，並加入聯合國。

1973年以後，我在聯合國前前後後服務了將近二十七年之久。我看聯合國從早期僅有45個國家參與，發展到目前已經達到192個國家，其中增加將近四分之三的国家從何而來？這些新國家都是脫離殖民地之後才加入聯合國。

1960年代美國費城是早期台獨運動的中心，當初我們在海外收到彭明敏、魏廷朝及謝聰敏三位共同起草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讓我們相當振奮，「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是對外宣傳台灣主張的重要理論。在費城有人以最快的速度將其翻譯成

英文，而我也印製好幾千份到美國國會去發放。1966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在費城成立，等到1970年之後，才在日本等世界各地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在這四年間，我們集資四千萬美元將彭教授等人寫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刊登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半頁的廣告，讓全世界知道台灣獨立運動已經團結在一起，強調台灣人民有選擇自己將來的理論基礎。陳隆志教授的「台灣、中國與聯合國」著作是1967年出版，此書不僅具有學術性，也讓全世界的人能夠瞭解所謂「自由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法的謬誤。

聯合國憲章具有非常高的理想性，任何愛好自由的國家都可以加入，但是聯合國的現實面，就是權力的構造。聯合國憲章所揭櫫的崇高理想，聯合國所提出的人權宣言內容，都不應該將台灣人排除在外，台灣人的基本人權是應該受到聯合國的保護。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不保時，當時美國要蔣介石政權接受「二個中國」方案，但其堅持「漢賊不兩立」，雖然蔣經國事後願意接受「二個中國」方案，但已經無力可回天。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對台灣造成的傷害非常大。

此外，中國一再對外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上美國僅表示知道，卻沒有正式承認中國的說法，美國採取「模糊外交空間」來因應。像今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也要求日本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日本還是堅持所謂「一中的立場」，並沒有說「是」或「不是」。其實，關心台灣問題的人，並不是只有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有很多國家像法國，也表示台灣的問題是留給將來

台灣人自己去決定。現在大家都不太提這些歷史，因為台灣真正要決定自己未來的機會還未到。所以，我贊成陳教授的說法，這個世界不盡然沒有公義，而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力量太大。中國政府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授權中國軍方可以用非和平（包括武力）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聯合國過去發生的案例，像過去北韓出兵侵略南韓，或是伊拉克對科威特使用武力等都曾發生過。中國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竟然會通過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法律，應該受到聯合國的譴責才對。

我認為外交部做得不夠好，不是等聯合國要開大會時才去遊說。政府應該要學習陳隆志教授四十年來鏗而不捨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精神。陳水扁總統應該要任命陳教授為聯合國大使，聯合國不讓台灣進去，我們就在那邊等待，同時積極向聯合國各會員國遊說。台灣要進入聯合國，不是喊喊口號而已，而是要去紐約與各國外交官遊說，使他們瞭解台灣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了二十二年才進聯合國，台灣也要有這個決心，努力向世界來發聲。

美國、日本等國雖不支持台灣獨立，並非反對台灣獨立，而是要台灣人自己做決定，不止美國官員說過類似的話，日本也是一樣，他們並不會抹煞台灣人行使自己權利的機會。所以我對台灣的未來並沒有那麼悲觀，但台灣人民要加入聯合國的心聲一定要發出去。

#### 與談人：戴正德院長

三十七年前我從台灣到美國，有個台灣鄉親蔡培火的外甥拿一本書送給我，要我睡不著時可以看陳隆志教授所出版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我花了兩天時間把書看完，看完後非常感動，日後參加北美洲

台灣人教授協會時，才真正有機會和陳隆志教授認識。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這本書，讓我感受最深的是，陳教授是台灣人的人才，當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我認為陳教授是外交部長的最佳人選，雖然很可惜沒有當部長，卻仍然在世界各地為台灣打拚。我常在想台灣人的將來究竟要走上什麼路？陳教授的書給我很大的啟示，知道台灣人一定要找出自己的路。

我過去在海外有機會參加台灣人的活動，有一次我帶著面具去中華民國芝加哥領事館旁示威遊行，當時有很多留學生參加示威，通常會準備面具，以免被拍攝存證，當我發現大家都沒有帶面具時，也把面具拿掉。有一次我準備回台灣，先將護照送至芝加哥領事館辦簽證，結果一直都辦不出來，正覺得奇怪就打電話去問，他們給我的回答是護照被放在最下面，會晚一點辦出來，最後我還是沒有收到。雖然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僅是一個住在加拿大，從台灣來的鄉下人，這件事情給我的感受是身為一個長年在海外的台灣人，連最基本回鄉的權利都被剝奪，非常痛苦。

我們在此思考，台灣人是否能做一個有尊嚴的國民？很多人也在討論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國家，雖然這個名字不是台灣，而是中華民國，實際上台灣已是獨立，只是還沒有建國，因為國名不是使用我們自己的名字。難道台灣沒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條件嗎？台灣當然有資格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認為時機也成熟，就像是孕婦腹中的小孩，產期到了小孩還是不肯出來，如果目前的狀況沒有進一步的發展，恐怕會危及小孩與母親的生命。台灣就是在此情

況下，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條件，比聯合國四分之三的會員國更有資格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卻被聯合國排除在外。我們應該要邀請台灣的年輕人，一起來為台灣的將來努力打拚，假使年輕的一輩僅重視經濟的發展，對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沒有期待時，台灣就像是一隻小雞沒有破殼而出的力量，蛋殼破了小雞仍留在裡面不出來，這樣小雞的生命將會失去，台灣也沒有未來。

台灣進入聯合國有一個重要條件不可忽略，外交就是內政的延長，外交是建立在內政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內政的基礎建立在中華民國之上，政府又決定要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事實上的矛盾，讓人不得不懷疑這個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我記得剛從美國回來台灣時，發現台灣的機場出現青天白日的國徽，什麼樣的國家會將國旗徽章出現在機場內？只有特權的國家才會如此做。

一個國家需要有一個屬於自己國家的航空公司，但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s）每日飛往世界各地，究竟代表什麼？無論是China或Chinese都是中國。說到奧運聖火，Chinese Taipei誰知道這是代表「中華」？Chinese與China在英文裡有何不同？竟有人說「中華」與「中國」不一樣，讓我非常感慨。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我們要爭取進入聯合國，卻沒有一個真正代表台灣的名稱，怎麼進入聯合國？台灣雖然早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事實上並沒有建國完成，沒有建國成功，這條進入聯合國的路，可能還是很遙遠。

大家要向前展望，而不是僅滿足於現狀。台灣如果不建國，台灣會變成什麼？這

是值得大家深思、檢討，我想咱想要進入聯合國，不走台灣獨立建國，機會很渺茫。

## 問題與討論

### 與會者：陳逸南（北社社員）

剛才羅會長提到政府應該把連戰抓起來，最近國民黨三十多位立委也跟著去中國，那些國民黨的立委都是領台灣的薪水，他們不在立法院好好審議案，卻樂於到北京，我建議這些立法委員回台灣時，政府應該把他們抓起來。

### 與談人：羅福全會長

由政治的觀點來談這個問題，今日這一類的問題不只是台灣有而已，南韓也一樣，南韓總統甚至認為與北韓統一是南韓政府最重要的目標。這種說法造成韓國不少外交上的困擾。民族統一是否可以犧牲一個國家自由民主的體制？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價值，當南韓總統一再強調要與獨裁北韓政府統一作為國家未來最高的發展目標，引起美國與日本很大的反彈。反觀台灣也有這些現象，馬英九到日本時訪問，日本記者認為馬英九的發言與南韓總統所說的話很類似，也把終極統一視為最高目標。馬英九根本沒想過，台灣人幾十年來好不容易才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而憑馬英九一個人或少數人的主觀想法，可以不在意台灣人民的自由意願，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我們對國際發聲的關鍵，在於凸顯台灣人自己的看法與意願，千萬不要讓國際社會誤以為台灣有一半以上的人想要與中國統一。我們想要進入聯合國，或是需要別的国家來承認時，內部認同的矛盾是對台灣最大的傷害。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自由



法治的國家，人民不能以自由為藉口去影響台灣國家的安全，政府應該以強硬的態度處理這個超越自由範圍的問題。

**與會者：**

有人說台灣的主權是在美國軍事政府的手中，請教各位有什麼意見？

**與談人：黃昭堂主席**

台灣的主權並不在美國手中，美國也不要接收台灣。如果台灣的主權在美國，美國又為何要與台灣簽訂共同防衛條約，因為與其他國家簽訂條約，就是代表承認其他國家領土的主權。

**主持兼引言人：彭明敏資政**

我知道台灣社會有幾位熱愛台灣的人，純粹從法律的觀點來分析，他們強調蔣介石的軍隊不是完全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身分來台灣，他們是代表盟軍來台灣，因為從中山堂投降典禮的會場佈置來看，一整排都是盟軍的國旗。太平洋戰爭是以美國為主的戰爭，按照盟軍的協議，所有太平洋軍隊（包括中國在內）皆由美國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所指揮。蔣介石是根據美國麥克阿瑟命令，代表盟軍來接收台灣。國內有人會講台灣是美國的，主要是引用美國的法律來看的。有一點很清楚的是，蔣介石政權是軍事佔領台灣。根據國際法，軍事佔領並沒有變更主權，所以蔣介石軍隊一到台灣，馬上宣佈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所有台灣人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完全違反國際法，在台灣進行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也是延續軍事統治。從此觀點來看，他們所說的話並非沒有道理，剛才黃昭堂主席也提到，美國並沒有堅持是太平洋戰區主要的佔領國，雖然美國佔領日本、聯合國佔領德

國，不過都沒有變更他們的主權。此外，戒嚴取消後，台灣已經進行過自由的選舉，台灣人民可以選出自己的國會與總統。台灣解嚴之後，台灣推動政治民主化運動，台灣人民擁有高度的自主性，既然如此，美國擁有台灣的主權在法理上說不過去，這是台灣問題很複雜的一面。

**與會者：**

剛才羅福全會長提到，全世界有一百九十多個國家，聯合國是由這些國家所造成。我發現很多政治人物都只談台灣與強盛國家的外交關係，而忽略與比較窮困國家發展外交關係。

**與談人：羅福全會長**

目前和台灣有邦交關係的國家有二十多國，都是很小的國家。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想要建立外交關係不應該在於大國和小國之分，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我們應該多結交一些注重自由與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將來他們才有可能支持我們。因為冷戰結束後，很多過去的東歐共產國家都變成自由民主國家，但在亞洲冷戰並未結束，因為中國、北韓、緬甸與越南都還不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朝鮮半島南北韓的問題、台灣海峽台灣與中國的問題，被國際政治學界視為亞洲不穩定的變數。因為亞洲地區各國還未完成達成政治民主化的目標，因此台灣的外交政策，必須積極爭取重視民主與自由等共同價值觀國家的支持，長期而言對我們才是最有利。

**主持兼引言人：彭明敏資政**

我補充一下，剛才有位先生說我們台灣不重視非洲比較窮困的國家。持平而論，並非我們不重視這些窮國，而是我們國家的資源有限。據我瞭解，有些非洲或是比

較小的國家本身存在很多問題，又很不容易解決。政府衡量國家資源的有效利用，當然要把台灣的外交市場重點放於日本、美國等國家，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比較大。還有外交部派駐在非洲的駐外代表都很打拚，外交部在有限外交資料爭取最大效益的前提下，究竟應該如何分配資源才是重點，根本不存在不重視非洲的問題。我再強調，在觀念上我們絕對不是忽視這些非洲弱小的國家，我們思考的重點是外交資源應如何分配。

#### **與談人：戴正德院長**

外交非常重要，但外交如果沒有內政來配合，我想這個外交是一個不穩定的外交。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認同又到什麼程度？台灣人如果對本身沒有信心，也沒有在教育上強化台灣認同，我們會面臨很大的危機，大家一定要繼續打拚，才能有自己的國家，加入聯合國。

#### **與會者：郭來富（畫家）**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與在座各位共同探討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以及加入聯合國的努力。最近奧運聖火的事件給我們很大的啟示。這次法國總統候選人批評中國沒有為結束蘇丹大屠殺而付出足夠的努力，呼籲法國運動員應抵制中國，不參加奧運。因此，我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向全世界發聲表達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要利用這次機會，凸顯中國漠視人權的事實，既然中國不尊重台灣是個國家，又用「反分裂國家法」威脅台灣的安全，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抵制北京奧運。

#### **主持兼引言人：彭明敏資政**

第一場時間已到，感謝各位寶貴的意見。 ◎